

詞學集成



江先生秋珊宏才績學尤工倚聲折肱於此垂三十年箸有明
鏡詞山與先生有同好倡和往還多所指授竊念詞之爲道自
李唐沿及兩宋濫觴厥製漸至紛紜歧出有江河日下之慨先
生憂之爲之尋源竟委審律攷音取諸說之異同得失旁通曲
證折衷一是所以存前人之正軌示後進之準則心苦矣功亦
偉矣山校讐旣竣分列于目成書八卷名曰詞學集成懲其付
梓以公同志先生虛懷若谷俾附賤名於簡端謹綴數言并譔
序目如左

析津沿支每況愈下正昇閏統祧紊鼻祖循乃故轍溯厥本根
爲民祈祀必先百源集詞源第一

辭尙體要無體不立正變剖分大小次第物不可遺聲亦如味
爰稽其屬總有十二集詞體第二

六律克諧八風宣暢應節角徵調鐘脣吭已無伶倫矧乃夔曠
如縷嫋嫋誰其繼響集詞音第三

彥倫切韵李登聲類差積累黍五音幾廢益則減半損則加倍
如禮已止競守綿蕞集詞均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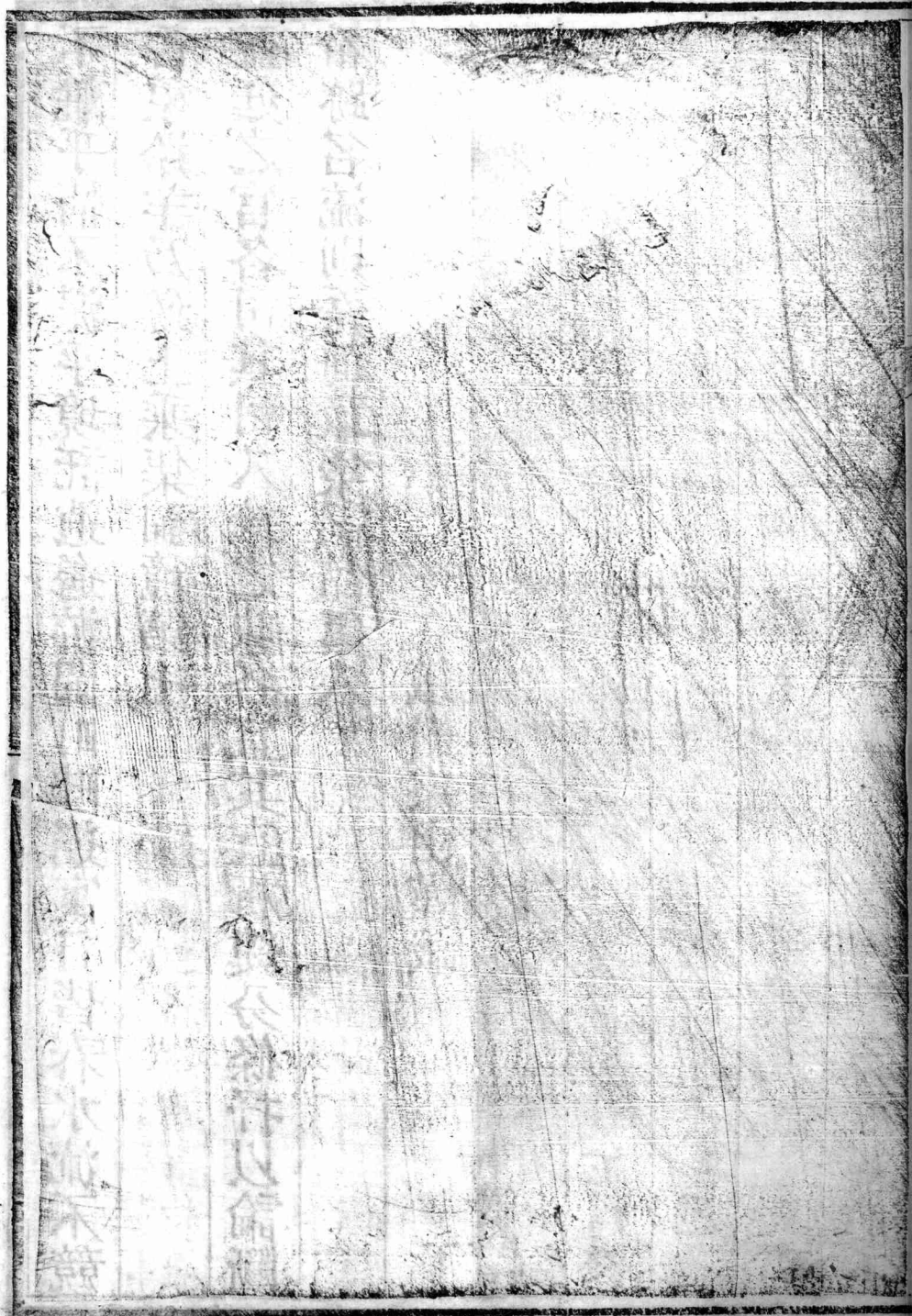
滾滾詞源橫擁其派泛涉者疏專攻者隘風歸麗則語芟蕞稗
南北江河入海而會集詞派第五

法立文成旋周旋折異曲異詩非莊非諠變必歸宗反而能縮
一氣轉圜是謂中則集詞法第六

不離乎情不泥乎境託逍遙游關町畦逕寓目皆春水流不競
香象羚羊乃臻上乘集詞境第七

盈廷之官各司其司入珍之味各宜其宜析縷分條抒以論斷
希跡名流則吾何敢集詞品第八

鐵嶺宗山謹識



凡例

一引證前人書或詞序或詞話或專論詞或不專論有與詞相發明者率皆引用抒以論斷皆加_詒案以別之論斷後再引他人之說者亦加某以別之以清眉目

一徵引書不能不刪節字句然有刪無增不能妄竄人著作也

一有前人論議必全篇登載始能得其旨趣者率皆全篇錄之期讀者於詞之源律展卷瞭然鈔胥之譏所不辭也

一間有已論自成一則者皆不書名以省煩瀆

一家藏書絕少僅就目之所見蒐輯成書掛漏之譏知所不

免

一此書積之數十年有見必錄迄未成書亦不過詞話之流

耳未敢出以示人鐵嶺宗小梧司馬

山

文字之交莫逆最

久偶論作詞以是稿就正遂蒙激賞謂爲卞和之璞有功於詞不小卽爲之條分縷晰撮其綱曰源曰體曰音曰韻衍其流曰派曰法曰境曰品分爲八卷以各則麗之易其名曰詞學集成蕢桴土鼓儼若金聲而玉振矣豈祇叅訂云爾哉因并列其名於卷首

一或謂此書詆譏萬氏太甚余曰不然古今事變各有其時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易地皆然使余生萬氏之時亦

祇爲萬氏之詞律以闢嘯餘之謬使萬氏生今之時亦能因韵以求音因音以求體亦能知繁聲增字之所以然余此書可以不作

一是書論又一體之非僅證之一二詞之增字殊不足爲確據擬博考羣書凡一調而有數體者悉爲之刪繁去複以正體列於前以異同各體低一格列於後俟書成後再爲續刻

一是書雖皆引前人之說究不能無議論之偏或棄或取各因學力所造之淺深尙望

諸君子指摘譏評不遺餘力庶不致貽誤後人

結尾于... 不... 不... 不...

... 不... 不... 不...

... 不... 不... 不...

... 不... 不... 不...

... 不... 不... 不...

... 不... 不... 不...

... 不... 不... 不...

... 不... 不... 不...

... 不... 不... 不...

... 不... 不... 不...

詞學集成

旌德江順詒纂輯

鐵嶺宗 山叅訂

一曰源

汪晉賢

森

詞綜序云自古詩變而爲近體而五七絕句傳於伶

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不得不變爲詞當開元盛時王之渙等

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詩之與樂府

近體之於詞齊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

殆非通論矣

詒

案溯詞於樂府則詞爲大宗而古近體詩乃樂

府之變調不能叶律之樂府耳詩自唐以後無歌者詞自宋以

後無歌者元曲出而古樂亡如黃河南徙今且奪淮入海之路
古近體詩黃奪淮也謂之黃而不謂之淮詞則碣石黃河之故
道其蹤跡知之者鮮矣

王述菴先生詞綜序云汪氏晉賢序竹垞太史詞綜謂長短句
本於三百篇並漢之樂府其見卓矣而猶未盡也蓋詞實繼古
詩而作而本於樂樂本乎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爲
五音十二律以箸之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故孔
氏穎達詩正義謂風雅頌有一二字爲句及至八九字爲句者
所以和人聲而無不均也三百篇後楚辭亦以長短爲聲至漢
郊祀歌鐃吹曲房中歌莫不皆然蘇李畫以五言而唐時優伶

所歌則七言絕句其餘皆不入樂府李太白張志和以詞續樂府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由唐而宋多取詞入於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所以合樂也且夫太白之西風殘照黍離行邁之意也志和之流水桃花考槃衡門之旨也嗣是溫岐韓偓稍及閨襜然樂而不淫哀而不怨亦猶是蔓草標梅之意至柳耆卿黃山谷輩然後多出於褻狎是豈長短句之正哉詒案謂長短句發源於詩可也謂今之長短句卽古之詩不可也今之詩尙非古之詩何況於詞引孔氏正義謂詩有一二字及八九字卽詞所本究之詩中之一二字八九字甚少而一代有一代之樂正後人之善變非墨守磨驢陳跡也又云

國朝念詩樂失傳甚久命儒臣取三百篇譜之著以四上五六
諸音列以琴瑟簫管之器於是三百篇皆可奏之樂部今之詞
苟使伶人審其陰陽平仄節其太過而劑其不足安有不可入
樂之詞可入樂卽與詩之入樂無異也是詞乃詩之苗裔且以
補詩之窮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今之詞卽古之詩卽孔氏之謂
長短句 論按三百篇入樂乃以音就字以上四工尺之音就平
上去入之字其節奏無者其格調難尋卽所謂聽古樂而恐臥
者若唐宋人之詞則皆知律呂者爲之所謂今樂也有音節可
考又有律有腔有五音十二宮由音生字與以音就字者不同
若不知律者所作之詞雖師曠復生亦難入樂調錯句訛字脫

音梗改不勝改勢必另作而後可豈伶人之事乎今人之詞皆可入樂似非通論

朱竹垞先生羣雅集序云用長短句製樂府歌詞由漢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詩被樂填詞入調則自開元天寶始逮五代十國作者漸多有花間尊前家宴等集宋之太宗洞曉音律製大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曲有八十四調仁宗於禁中度曲時有若柳永徽宗大晟名樂時有若周邦彥曹組辛次膺萬俟雅言皆明於宮調無相奪倫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詞雖道學如朱仲晦眞希元亦能倚聲中律呂而姜夔審音尤精終宋之世樂章大備四聲二十八

調多至十餘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賺有歌頭有促迫有攤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轉踏有轉調有增減字有偷聲惟因劉昺所編燕樂新書失傳而八十四調圖譜不見於世雖有歌師板師無從知當日之琴趣簫笛譜矣樓上舍儼曰詩變爲詞詞變爲曲厯世久遠聲律之分合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過渡既不得盡知至若作者才思之淺深不係文字之多寡顧世之作譜者類從歸自謠銖累寸積及於鶯囀序而止以字之長短分調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論宮調之可知者叙於前餘以時代先後爲次斯世運升降可以觀焉予曰旨哉當以段安節樂府雜錄王灼碧雞漫志及宋元高麗諸史所載調

存詞佚者具載之並以張炎沈伯時樂府指迷冠於首學者覩

此若大水之涉津梁焉

論

案此序於詞之源流派別最爲明晰

蓋自詩變爲樂府詞與曲本不分無不可入樂之詞緣作者不明律呂所作之詞不入調而語則甚佳讀者不能割愛於是以不可度之腔謂之詞卽以可唱之詞別名爲曲而詞曲遂分故宋人之知律呂者詞皆可歌也至後之人則曲亦有不可歌者矣而因曲語之妙則亦流傳而不廢萬紅友詞律雖校勘功深實未探乎詞皆可歌之源而於不可歌之詞斤斤於上去之必不可誤平仄之必不可移增一字爲一體減一字又爲一體並不知何調爲宮爲商卽亦自昧其途而示人以前路乎夫詞至